

(台湾) 琦君 著

橘子红了



(台湾) 琦君 著

橘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24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橘子红了/琦君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02-003484-5

I. 橘… II. 琦… 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863 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 刘稚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张文芳

橘子红了
Ju Zi Hong Le
琦 君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4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482-5/I·2648

定价 10.00 元

弃妇吟

——读琦君《橘子红了》有感

●白先勇

远在大学时代，我在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就读到琦君的文章了，多为散文，偶尔也有一两篇小说。后来许多年也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琦君的作品，当然，那时琦君早已是名重一时的散文家了。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一九四九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泉源。琦君塑造成的母亲意像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而是琦君写到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断。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的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妇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屈辱。当然,琦君母亲的故事,只有在从前中国旧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多妻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乱源。汉朝吕后残害戚夫人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众妻妾从头厮杀到尾,留给我们一幅最生动的中国“封建家庭”浮世绘。李瓶儿与尤二姐都是做小妇的典型悲剧人物,中国家庭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难怪“五四”以来,进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对象就是中国人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义又被列为罪恶之首,不少文学作品对此大加鞭笞,无情揭发。奇怪的是,这些当年轰动一

时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于今事过境迁，却很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琦君并无攻击“封建家庭”罪恶的企图，她落笔相当含蓄，对她父亲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责，甚至对她二妈写得也算宽容，事实上琦君笔下，她父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物——正派人物对自己发妻不自觉的残忍，有时更加可怕。琦君用隐而不露的曲笔，却把中国旧社会“封建家庭”中妇女的痛苦，写得如此深刻、令人难忘。“哀而不伤，怨而无诽”，中国文学这项传统法则，恐怕还是有点道理的。

《橘子红了》是琦君偶尔为之的一篇小说，主题与她多篇散文相同：旧社会中“封建家庭”的牺牲者、弃妇的一首挽歌。大伯在外当官娶了交际花的姨太太，从此伯妈在乡下就守了活寡。大伯无子，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妈擅自替大伯娶了个贫家女秀芬做三姨太，做为产子的工具——这种怪事中国旧社会时有所闻，在别的国家则匪夷所思。大伯回到乡下，并与秀芬圆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后，给伯妈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四个字，于是家里又添了一个弃妇。其间秀芬与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间，却发生了一段似有似无的爱情，以当时的社会伦理，当然这段爱情必须以悲剧收场。秀芬果然怀孕了，然而伯妈的愿望并未达到，大伯没有回心转意，倒是交际花二姨太紧张起来，亲自下乡，要把秀芬带走，以便监控——这是重施王熙凤对付尤二姐的故伎。秀芬一害怕，

胎儿也弄掉了,于是便失去了她产子的功用,抑郁以终。这则古老的故事,琦君着力描写秀芬这个苦命女以及她与六叔那段凄美的爱情,但据我看这个故事中,伯妈这个三从四德看似平凡的旧式妇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弃妇还不算,又拉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跟她陪葬。替丈夫纳妾生子,其实出自她自私的动机:希望把丈夫从交际花身边夺回来。秀芬之死,伯妈要负责任的。然而在琦君笔下,伯妈又是那样一个“豆腐心肠”的大好人。其实大伯按传统标准也没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会容许的。琦君作品中这些“好人”却往往做出最残酷、最自私的事情来——这才是琦君作品中惊人的地方。论者往往称赞琦君的文章充满爱心,温馨动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我认为远不止此。往往在不自觉的一刻,琦君突然提出了人性善与恶、好与坏,难辨难分,复杂暧昧的难题来,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细细思量了。

据琦君自白,这个故事大多真人真事,只是真的“秀芬”并没有死,大伯逝世后被逐出家门。几十年后,大陆经过天翻地覆,有人在杭州街上又遇见了秀芬,她对过去一字不提,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坟已经做好了。”我在想,《橘子红了》这篇小说如果按照真实故事收尾,是不是悲剧性更浓一些。琦君心软,不忍让秀芬的苦难拖那样久了,像秀芬这种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

自序

●琦君

《橘子红了》这篇将近四万字的中篇，刊于《联合文学》三十二期（一九八七年六月号），当时曾有好几位识与不识的朋友，来信告诉我读后感受很深，希望我能继续写下去。我心中也确实盘旋着好几个想起来就令人落泪的故事，却总是提不起这支沉重的笔再写。“忙”或“懒”都不是理由，也许只是不愿让自己于垂老之年，又沉浸在伤怀的旧事中吧。

去年秋间我曾回一次大陆，只因匆促的行程由不得自己安排，更以种种客观因素，竟不曾回几十年来魂牵梦萦的故乡，祭拜先人庐墓，内心怅恨，无可名状。幸在杭州会到白发苍颜的二叔。他携同婶婶特地从故乡赶来相聚。阔别四十余年，彼此都感到欲语无从。何况他原本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只告诉我，旧宅橘园，早已年久荒芜。厝在橘园里大妈的灵柩，早已好好安葬在山水清明的祖墓旁边。希望我明年无论如何能回乡祭拜。我于

泪水盈眶中点点头，却没有跟他提起《橘子红了》这篇小说。但愿他根本没有看到。

在我们驱车去钱塘江边的六和塔途中，他简单地告诉我与贤淑婶婶结合的经过。枯瘦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知道他早已结束苦难的单身生活，享受温馨晚年，我就感到很安慰了。

人生奄忽，世事无常。在变乱之余，能再见到童年时照顾我无微不至的二叔，真感谢上苍对我们的厚待。临别时，他郑重叮咛：“注意健康，节啬精力。有兴趣时就再写写，老乡亲们原有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啊！”

半年来琐务纷乘，总没有写小说的宁静心情。连《橘子红了》这篇小说，也一直被遗忘在抽屉一角。直到朱白水先生来函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已将它改编为广播剧，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份诚恳的鼓励。


步荣先生一直有意出版我一本短篇小说集，曾多次问我可否将“橘”文分与其他几个短篇合出一集，或可引发我再往下写的灵感与兴趣。我万分感谢他的美意，但一晃眼又拖了一年。数月后才重读步荣兄早为我整理出来的几个短篇，总觉得它们虽是我自己非常喜爱，但却是尘封已久、罕为人知的旧作。我在电话中问他：“在今天读者们的文学品位之下，还会有人具闲情看我这样的小说吗？”他说：“有的。正因为现在很少有人像你这样的笔

调写旧时代的故事了。”

感谢他这番美意乃选出《金缕曲》、《清泉院》、《爸爸，好人！》三篇，与《橘子红了》合出一本选集，留个纪念。

格外使我感动的是，白先勇在百忙中为《橘子红了》写下了长长一篇感言。他的温馨之笔，确实是道出了我写此文的复杂心情。他对本文的赞誉与对结局所提的宝贵意见，尤令我感佩，特在此向他致由衷的谢意。

一九九一年八月八日于美国纽泽西




内容说明

这是一出延续香火的悲剧，这是一首两代弃妇的挽歌。

橘子红了的时节，是大伯回乡的日子。大伯虽然乡下有大妈，城里有二姨太，却一直没有子嗣，为此，大妈亲自为大伯选了十八岁的少女秀芬。全家怀着憧憬盼望着宁馨儿的降临，不料却是梦碎人亡。家人在秀芬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个暗自留给小叔的香袋……

琦君的书就好像一本贴满了泛黄相片的旧相簿，那里面珍藏着她魂牵梦萦的江南，承载着她如许深厚的记忆与怀念；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影，书里的四个故事，温馨中都透着幽幽的怆痛。



作者简介

琦君，本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1917年生。早年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是著名学者夏承焘先生的高足，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1949年赴台后埋首文学创作，成为名重一时的作家。琦君以“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风范著称，文风典雅祥和，落笔沉静含蓄，善于以清丽简洁、平易近人的文字抒发委婉曲折的情怀，可谓“哀而不伤，怨而无诽”。

琦君笔耕不辍，已出版作品数十种，其中包括散文、小说、评论、儿童文学等，有部分作品已被译为英、日、韩文。

ISBN 7-02-003484-5



9 787020 034840 >

橘子红了

① 乡下的家

书房壁上的古老自鸣钟，有气无力地敲了四下，我抬头看，指针却指的是五点。本来就是由它高兴的。但无论如何，我起码已经读了两个钟头的书。先生吩咐我作的读书笔记已用心作了。并将上午教过的论孟左传统统温习一遍，自己喜欢的《吊古战场文》更是背得滚瓜烂熟。那一片“平沙无垠”、“风悲日曛”的苍凉古战场，仿佛就在眼前，心头不免戚戚然。

橘子红了

光线有点暗，我想拉开抽屉取出蜡烛点上，却怕吵醒酣睡中的先生。他多睡一



会儿我就多一会儿自由自在。我也怕抽屉里的蟑螂蚂蚁,那都是他吃剩的甜糕引来的。他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所以什么吃剩的东西,都塞在抽屉里面。

先生教书很严,大伯特地把他请来盯着我教,是担心我在乡下会变成个野姑娘。其实我跟着大妈才不会变成野姑娘呢。大妈讲话斯斯文文,心地厚道,待人和气,她忧愁起来只一声不响捂着胸口喊心气痛,高兴起来也常给我讲古典,讲她年轻未出嫁前的事儿给我听。跟着大妈真是快乐。

我还有个六叔,在城里念师范。礼拜天总回来陪我聊天,带许多新文艺小说和杂志报纸给我看,他说这样思想才跟得上时代。六叔是大家欢迎的人,大妈也喜欢同他谈天说地。他穿一身笔挺的藏青学生装,梳西发,好英俊神气。长工阿川叔说他是“读书人”,读书人就是有肚才,连下象棋的架势都跟种田人不一样。

先生这几天伤风头痛，没有精神教我。他在灰土土的四方帐里睡得打呼。我索性把窗户关起来，合上书，蹑手蹑脚地走出书房，从走廊边门一溜烟跑到橘园里。顿觉眼前一亮，一股清新的空气直透心肺，古战场凄凄惨惨的景象马上消逝了。

抬头望远处，红日衔山，天边一抹金红，把一树树的橘子都照亮了。橘子还是青的，结得很密。六叔告诉过我，要把每一枝上小的橘子摘掉，剩下大的，才会长得又大又甜。我已经偷偷地摘过好几回，大妈知道了是舍不得的，她说那样会造孽。其实摘下来的晒干了可以泡茶喝，很香。大妈心气痛起来，一喝橘茶就好。

我走进园角那间堆杂物的小屋，找出个小竹篮挽在手臂上，就开始摘橘子。把一颗颗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的青绿橘子摘下，丢在篮子里，嘴里数着：“一双、两双、三双、四双、五双……”五双不就是十个吗？

橘子红了

我是学着大妈，她数什么都是成双做对地数，数到单数，她一定说“多半双”，我偏说“多一只”。

我才数到十八双多一只呢，却远远听见大妈在走廊里喊：“阿娟，帮我去鸡窝里捡蛋，我等着炒呢。”

我没做声，真不愿去鸡窝捡蛋。鸡窝在猪栏边，那股气味真不好闻。但是大妈连声地喊，我只好进去了。把篮子搁在厨房四方饭桌上，却忘了把橘子藏好，就去猪栏边捡蛋。捧着回来放在灶头一个大碗里说：“今天只有两双半，小母鸡不肯生蛋。”

“五子登科。”大妈马上说，“不要乱讲小母鸡不肯生蛋，还没到时光呀！”

她又看看篮子问：“你怎么又摘下这么多青橘子？”

“这都是长不大的痨丁橘呀！”我顽皮地说。

“痨丁”是阿川叔最最爱讲的，凡是长